

独行客丛书

古城舊事系列

聂鑫森

群众出版社

作者以六百篇极具东方古典文化气韵的超政治化精短小说，成为在国际上拥有众多读者的中国作家之一。其英文版小说集《镖头杨三》让欧美国家的读者对书中人物的侠义品格和作者的道德理想大为惊叹，《美国短篇小说选》编者按中称他是：『通过一座千年历史古城展现出东方文化遗产和人格魅力的、罕见的富有高雅情调的中国当代作家。』

作品写尽了他出身之地古城湘潭的三教九流：艺人、书生、仕子、郎中、车夫、工匠、侠客、义士、官宦、商贾、僧侣、娼妓、嫖客、赌徒、恶霸、无赖、票友、玩家、仕女、寡妇，将深厚的古城背景和浓重的文化情韵融入芸芸众生的传奇故事。

情局



情局

独行客丛书

群众出版社



聂鑫森 著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局/聂鑫森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7
(独行客丛书·古城旧事系列/野莽主编)
ISBN 7-5014-3135-3

I. 情… II. 聂…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778 号

情局 (古城旧事系列)

聂鑫森 著

责任编辑/阎晓玲

装帧设计/郝大勇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80×1230 毫米 32 开 12.75 印张 343 千字 插页 3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14-3135-3/I·1329 定价: 21.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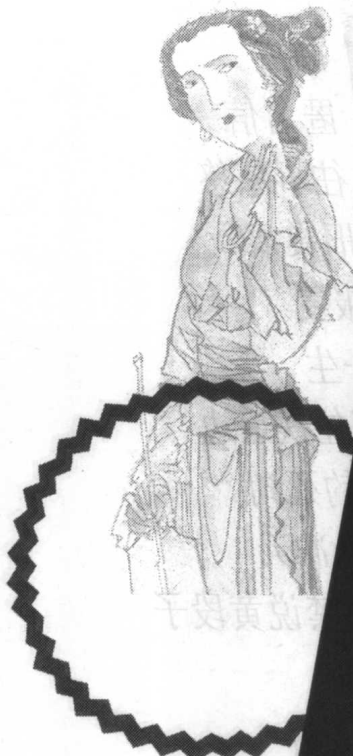


高鑫森

聂鑫森 1948年6月生于湖南省湘潭市，

祖籍江西省新干县。在平政小学、豫章小学、湘潭市四中念完小学、高小和初中。中学时曾在《湘潭日报》发表《锄草》等散文。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顿，于1965年10月到湖南株州木材公司当刀具钳工，为时13年。在工厂的岁月里，上班之余即是读书和写诗。1978年10月，调《株州日报》副刊部任编辑，并坚持业余创作。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大量诗歌，出版诗集《地面和地底的开拓》。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1984年3月至1988年7月，先后就读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获1988年度“庄重文文学奖”。毕业后仍回报社工作至今。

迄今共出版长篇小说《夫人党》、《浪漫人生》、《霜天梅影》、《诗鬼画魂》4部；中短篇小说集《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爱的和弦与变奏》、《镖头杨三》（英文版）、《小说方阵·聂鑫森卷》、《都市江湖》、《诱惑》6部；诗集《地面和地底的开拓》等2部；散文随笔集《阑干拍遍》、《一个作家的品画笔记》等5部；文化专著《红楼梦性爱揭秘》等5部。中、短篇小说被转载、翻译40余篇（次），多次荣获多家刊物文学奖。

- 
- 1 . 名角泡澡
11 . 金兰劫
22 . 弦上曲
31 . 铁支子
40 . 捉宝
52 . 古城老字号
64 . 雪里红
72 . 星下双剑
86 . 四畏堂主人
97 . 排门酒
108 . 反书
116 . 饭社
125 . 摸彩券
130 . 走进梨园
139 . 紫檀拐杖
146 . 仁术
149 . 师兄师弟
154 . 地福堂
184 . 板寸头理发馆
194 . 守护古城墙
207 . 蝴蝶杀手

情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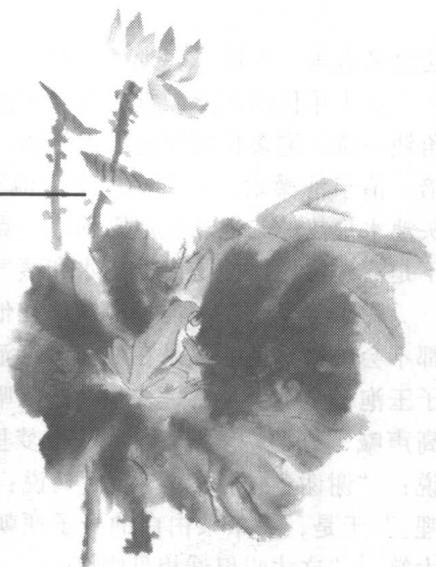
2

独行客丛书



- 215 . 跟踪
- 224 . 梁祝
- 229 . 买翠
- 243 . 秋风萧瑟
- 250 . 画虫
- 259 . 匿名信
- 268 . 往事悠悠
- 276 . 旧巢痕
- 287 . 报复
- 295 . 一生
- 305 . 家住铁道边
- 314 . 垂钓死湖
- 322 . 火光冲天
- 334 . 今天禁说黄段子
- 345 . 情局
- 354 . 沙洲蓝茵
- 364 . 山长水远
- 373 . 水月空明
- 381 . 白天鹅
- 390 . 今夜,我与你同行
- 399 . 代后记:我的古典情怀

名角泡澡



入秋了。

五十岁出头的清泉池老板华新存，对班头奉怀璧说：“今晚程子玉程老板又有戏码，你好好侍候着。”

“好咧——”奉怀璧兴奋地应了一声。

“昨晚的《碰碑》，你去看了？”

“嗯。”

“一块大洋一张票，你真舍得！二十二三岁了，得攒点钱成家。”

“还早着哩。您不知道，坐在戏园子里，那一份享受，啧啧。程老板的戏，绝，称得上是江南第一老生。”

“瞧你这得意劲儿，别误了事！这湘潭城的戏迷知道程老板的习惯，凡他当晚有戏码，午后必来泡澡，于是都拥拥挤挤到这里来跟着凑热闹，为的是程老板泡得尽兴了，必定要唱两口的。”

“我知道，您放心，华老板。”

“当着程老板的面，别叫我老板，我算什么老板呢？名角才

是真正的老板。还是叫我华掌柜吧。”

“记住了。”

华新存缓缓地走到前堂去了，心里喜滋滋的，有程老板到这里来泡澡，要增添多少人气啊！

三十年代的湘潭澡堂，泡澡的价格并不贵，一般来说是五角钱一位，泡多长时间也没人管的。当然，要单间雅座，则加倍。清泉池澡堂，一共有三个大池子，分头池、二池、三池，头池水最热，二池、三池则稍凉一点。泡澡和洗澡不同，目的不是清洗污垢，而是借助热水和蒸气好好舒服一下。

程子玉喜欢在头池里泡澡，在他闭目养神时，其他的浴客都不会去打扰他，只呆在二池、三池里，静静地等候着。当程子玉泡得全身舒坦了，往往要趁兴唱上一段，音一落，大家便高声喊“好”。程子玉像从一个梦里醒过来，向大家拱拱手，说：“谢谢各位抬爱。”然后又说：“大家到这边来，水热着哩。”于是，一条条白白的身子便朝头池闪过去。程子玉哈哈大笑：“这才叫坦诚相见哩。”

程子玉每回泡澡都丢下两块大洋。

刚过午，奉怀璧就吩咐手下的人忙碌起来：烧水，灌池，准备素洁的浴巾，雅间和大通间的床上铺好垫单，洗涮各种茶具……奉怀璧为这种有条不紊的场面而感动。十四岁从乡下来学徒，吃了多少苦头？熬到三年满师，澡堂里的活计都烂熟于心了，还附带学了擦背、捶背、捏脚的技艺。他脸上永远带着灿烂的笑，说话和和气气、灵灵巧巧，百人百性，他都能侍候得每一位舒舒坦坦，人缘真是好极了，因此被华新存提升做了堂内的班头，除吃饭外，每月还有八块光洋的工钱。乡下只有一个早成了家的哥哥，每月捎回去两块大洋，其余的留下来添置些必用的东西和到戏园子里去看戏。他只喜欢看程老板的戏。

他对程老板太钦佩了。大概是十三岁时，程老板到乡下一个名绅家唱堂会，他混进去看了一晚好戏，心都痴了。后来他又打听到程老板一年到头都去清泉池澡堂泡澡，泡得舒服了，往往喜欢唱几嗓子，而那几嗓子恰恰是最为精彩的。当他哥哥

要送他到城里一家南货店去学徒时，他却执意要去清泉池澡堂学艺。哥哥说那是苦差，天天在水里浸、水里走，他说我愿意。想不到梦想成真，他真的进了清泉池澡堂！

一转眼，他在澡堂侍候程老板八九个年头了。

在澡堂里，他听过程老板不少的精彩唱段；在戏园子里，断断续续看过程老板不少经典之作：《四郎探母》、《战太平》、《盗魂铃》、《战长沙》、《卖马》、《骂曹》、《碰碑》、《失空斩》、《珠帘寨》……听多了，看多了，居然渐入堂奥，能说出这戏哪地方好，这唱腔哪地方有改变。他觉得他没白活，他愿意侍候程老板一辈子。

这样的名老生，打起灯笼满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做工好，唱工也好。程老板饰《打棍出箱》中的范仲禹，上场踢鞋不用手，鞋子飞起来稳稳落在头顶，那才叫绝活。他的嗓子是典型的“云遮月”，刚出场时嗓音黯哑，仿佛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有力但不亮，再往下唱，声音渐渐地亮了，就像一轮明月冲破了云层，光芒四射。《卖马》中饰秦叔宝所唱的“店主东……”一段西皮慢板，唱得声泪俱下，余音三日绕梁。

奉怀璧看了看壁上的自鸣钟，快下午两点了。

澡堂的池子里已经灌满了新烧的热水，乳白色的热辣辣的水雾飘袅着，一片朦胧。很静，什么声音也没有。他把水雾看做是一道道的帷幕，所有的观众就等着它缓缓拉开，然后从幕内走出一个角儿来，那角儿就是程老板。

他知道程老板提前吃过午饭了，然后到雨湖那杨柳长堤间遛腿，听鸟鸣蝉唱，看风起湖面。快两点时，往这里赶，到清泉池正好是两点过十分。

奉怀璧在两点零五分时，朝前堂走去，然后规规矩矩站在大门边，准备迎接程老板。

坐在柜台里的华新存，看着奉怀璧的背影，不时地点点头：这样的好班头，到哪里去找呢？

黄包车从大街那头飞快地奔来，稳稳地在澡堂门口停下。奉怀璧忙走上前，殷勤地说：“程老板，我在等您哪！”

“谢谢。奉班头太客气了。”

奉怀璧又对车夫说：“老宋，请到客厅喝茶，您喜欢的君山毛尖早沏好了。”

老宋感激地说：“麻烦了。”

华新存也在柜台里站起来，对着程子玉拱了拱手，说：“程老板，水热着哩，您请。”

奉怀璧领着程子玉朝后堂走去。到了后堂，先走进一个素洁的雅间，里面有一床一桌两把凳子，墙上贴着程子玉的几张剧照。

“程老板，您是先喝口茶，还是……”

“先泡澡吧。过会儿我们爷俩聊聊天，昨晚我唱的《碰碑》，我觉得好极了。”

“我去看了，真的是好。”

于是，奉怀璧侍候程子玉脱了衣，再递过一条大浴巾，一直把他送到头池边。

“程老板，您请。”

“小奉，你去忙吧。瞧，客人来了不少。”

果然，二池、三池里都挤满了人。雾气濛濛中，浮着一片脑袋，白白的是光头，黑黑的是蓄发的头。

他是管后堂的班头，没有什么别的事缠他，他就在头池边的椅子上坐下来，随时听候这位名角的吩咐。他愣愣地望着程子玉下了池子，池面上荡起一阵涟漪；用手舀起水，往胸脯上洒，先暖暖心口；再在水中的石级上坐下来，把身子往后仰，头就搁在池边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如同睡着了一样。

二池和三池里的浴客，也都闭着眼半躺半坐着，不说话，也不把水搅得哗哗啦啦。

奉怀璧真喜欢这种气氛，名角到底是名角，就有这样大的魅力。浴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都在等待一个奇迹的发生。

到了三点四十分，奉怀璧全身的神经兴奋起来。所有的浴客也通通把脸转向了头池，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期待。

果然，程子玉朝后仰的身子，慢慢放直，然后蓦地站起来，但并没有转过背来。奉怀璧忙跑过去，给他披上一块洁白的大浴巾，再迅速地回到椅子上。

程子玉似乎不经意地叫了一声板，然后唱起了《珠帘寨》中的“昔日有个三大贤”，先西皮导板转原板，再变快板，是戏中人李克用唱的。在戏园子里，程子玉每唱这段，必是满堂彩。

在前堂忙碌的华新存也在这关口，飘了进来，伫立静听：

昔日有个三大贤，

刘、关、张结义在桃园。

兄弟们徐州曾失散，

古城相逢又团圆，

关二爷马上呼三弟，

张翼德在城头怒发冲冠，

耳边厢又听人呐喊，

老蔡阳的人马到了古城边，

城楼上助你三通鼓，

十面旌旗壮壮威严。

哗啦啦打罢了头通鼓，

关二爷提刀跨雕鞍；

哗啦啦打罢了二通鼓，

人有精神马又欢；

哗啦啦打罢了三通鼓，

蔡阳的人头落在马前，

一来是老儿的命该丧，

二来兄弟得团圆。

贤弟休回长安转，

就在这沙陀过几年，

落得个清闲。

音刚落，奉怀璧高声喊道：“好!好!好!”

众人也一齐轰喊：“好啊，好!”

程子玉转过身来，往池子上走，笑咪咪地问：“小奉，好在哪里?”

“三个‘哗啦啦’，节节翻高，过瘾！”

程子玉说：“行，有出息了。”

奉怀璧奔过去，解下程子玉身上的浴巾，为他擦干身子，再换一条小线毯把他的身子包好，搀着他回到雅间，再侍候他穿上衣服。程子玉满意地看着奉怀璧做完这一切，然后在床上斜躺下来。

奉怀璧用紫砂壶沏上铁观音，说：“待会儿，您尝尝，味正香纯。”说完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坐下来。

这时候的程子玉，脸色很红润，目光晶亮而带着水气，精神好极了。

“小奉，昨晚的《碰碑》，嗓子很争气，我玩了不少花样，可忙坏了琴师老赵。”

“赵爷算得上是琴界高手，您的心思他好像猜得出，您怎么变，他的琴就怎么跟，傍得很严实，堪称一绝。”

“哪些地方你觉得好？我想听听。”

“您在幕内侧唱‘金乌坠’是平平唱过，‘玉兔升’的‘升’字也不拖腔，一放即收，‘候’字随唱随高，适可而止；回龙‘不由人’音淡却味厚。而‘我的儿吓’延一板落中眼，妙不可言，念子之音凄切感人，到原板‘搬兵求救’，‘兵’字一断，‘救’字的转音曲折有致，顺流而下，不露痕迹……”

“这孩子还真听懂了戏，不错！”

“程老板过奖了。”

“你注意没有？我唱那段‘可怜他，既尽忠，又尽孝，身披盔甲，血战沙场，马不停蹄，受尽了辛劳’，从容不迫，一气奔来，字字精圆，粒粒可数，如珠走盘，如水滴漏，那才叫功夫。”

“当时我都听傻了，满园子一片叫好声，屋顶都要掀开了。”

程子玉呵呵笑起来。

奉怀璧问：“四点多，您该用餐了，是脑髓卷？还是小肉馄饨？我要对面的美味斋送过来。”

“小肉馄饨吧，我喜欢这一口。”

“您稍候，我就去。”

奉怀璧连忙走了。

待程子玉吃好了，也就五点半钟了。

“我到戏园里去了，奉班头，谢谢。”

程子玉便出门登车，车夫老宋拉起车就走。奉怀璧一直要望到黄包车看不见了，才回到后堂去，一边走，一边轻轻哼着：“昔日有个三大贤……”

这日子过得真有意思。

明天呢？明天程老板一定会来的。可惜今晚他不能去看程老板的《珠帘寨》了，发工钱还得等几天，他口袋里已经分文不存了。

他走进后堂，三个池子里都是人，水声哗哗，笑谈之声喧嚣，都在谈论程子玉的唱腔，像逢年过节一样。

有人大声喊道：“小奉，你把程老板侍候好了，我们就有耳福了，每天能这么近地听他唱上一段，死也值了。”

奉怀璧说：“也谢谢各位的捧场，你们真是懂行，他才愿意到这里来哩。”

所有的人都笑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转眼快到元旦了。

华新存突然把奉怀璧邀到一家馆子里，点了几道好菜，要了一壶酒，说是要慰劳慰劳他连日的辛苦。

奉怀璧想：华老板从没有这么客气过，几个钱看得比命还重，怎么突然之间请他下起馆子来了？

“来，奉班头，干！”

“华老板，您破费了。”

“清泉池生意好，你有大功劳。过了春节，我还要给你加工钱，每月发大洋十二块。”

“谢谢。”

可奉怀璧心里犯疑：不是只加两块钱吗？怎么倒加了四块！华新存放下酒杯，叹了一口气。

“奉班头，我只是担心这澡堂子开不久啊？”

“为什么？”

奉怀璧真的急了，怎么澡堂子开不久呢？若没有这个澡堂子，程老板自然不来了；程老板不来泡澡，他也就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了。

“你没见昨晚几个警察来寻事，说是有什么逃犯藏在这里，这不是故意找茬吗？长此以往，谁还敢来泡澡？”

奉怀璧愕然相视，是呀，有这码子事，难道是华老板得罪警察局什么人？

“奉班头，你知道我的为人，素来谨慎，从不肯得罪一个人的，是程老板得罪了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程老板得罪谁人了？”

“警察局的一个科长。人家老娘准备做六十大寿，想请程老板去唱堂会，程老板一口就回绝了。”

“这个科长一定很坏，要不程老板不会这样。”

“听说，这个科长领人砸过一回戏园子。”

“怪不得，不去是对的。”

“人家不敢把程老板怎么样，就来澡堂子闹事，因为程老板喜欢到这里来泡澡。”

“那怎么办？”

华新存又端起酒杯，说：“干了！”

奉怀璧一口把杯子酒灌下，然后问：“老板想叫我做些什么呢？”

“你侍候了程老板这么些年，情同父子，你……能不能劝他帮个忙，去唱唱堂会，澡堂子也就万事大吉了。”

奉怀璧沉吟不语。

“奉班头，为了这个澡堂子，我求你了。”

奉怀璧说：“我试试吧。”

第二天下午，当程子玉泡好了澡，唱了一段后，回到雅间躺下，正准备和奉怀璧说些闲话，华新存笑盈盈地进来了。

“程老板，还舒服吗？”

“华老板，好极了，我都离不开您的这个澡堂子了。”

“谢谢您的关照。可这澡堂子只怕开不久啊，老有警察局的人来找事儿，今天来抓逃犯，明天来抓小偷，闹心得很。”

“真的吗？小奉。”

奉怀璧点点头，说：“听说警察局的一个科长请您唱堂会，您没答应，他就把气撒到这里来了。”

“这个王八蛋！”

程子玉骂了一句粗话，然后冷静下来，对奉怀璧说：“你说，我能帮什么忙？”

奉怀璧低下了头，喃喃说：“华老板让我向您讨个情，委屈您去唱一场戏，不知您愿不愿意？”

程子玉顿了一下，说：“就冲我麻烦你这么多年，我去！”

华新存忙说：“谢程老板了。”

说完程子玉就走出了雅间。

“程老板，您还没用餐。”

“小奉，今天免了，我不想吃。”

奉怀璧说：“您不能空着肚子上场啊。”

程子玉已经大步走出去了。

元旦过了。程子玉也去唱过堂会了。

奇怪的是，程子玉再也没来过清泉池澡堂。可城里到处贴着戏单上，明明写着他每晚都有戏码，他怎么不来泡澡了呢？

奉怀璧问华新存是怎么回事儿。

华新存支支吾吾，一张脸通红通红的，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程子玉不来泡澡，浴客也就少了许多，生意明显地清淡下来。

华新存说：“你去请程老板吧。”

奉怀璧在一个上午，真的去了程子玉的家。

那是一个花木扶疏的小院子，嵌在一条幽长的巷子的中段。

敲开门，一个老管家问：“你找谁？”

奉怀璧忙答：“我是清泉池澡堂的奉怀璧，想拜见程老板。”

“还请他去泡澡？”

“他好些日子不去泡澡了，是不是我们没有侍候好，他老人家生气了。”

“岂止是生气了！你们那个姓华的不是人，收了警察局那个科长一百块大洋，做了个圈套骗程老板去唱堂会。唱完堂会，那个科长在给包银时，居然扣下一百块大洋，说出了这段情由，把程老板气得要命，你还有脸来这里见程老板！程老板如今在家里泡澡！”

老管家说完，把门使劲地关出一声宏响。

奉怀璧看着漆黑的大门，眼泪哗哗地淌。

他想哭，可哭不出来。

华新存的心坏到底了，既骗了他，也骗了程老板。那个科长一定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让程老板受了奇耻大辱。更可怕的是，程老板再不会到任何一个澡堂里去泡澡了，这种坦诚相见的地方也同样有陷阱，可见人心之难测了。程老板在家里泡澡，哪有在澡堂舒服？

奉怀璧突然迸发出极大的力气，高声喊道：“程老板，我对不起您！程老板，我从此再不在城里了，您多保重！”

幽长的巷子里，回声重叠着、推拥着，久久不散。

他飞快地跑回了清泉池澡堂。

华新存问：“奉班头，说妥了？程老板下午来泡澡吗？”

奉怀璧愤怒起来，双眼圆睁，吼道：“华新存，你是个骗子，你毁了我的名声！程老板来泡澡？你做梦去吧！”

当天，奉怀璧就收拾行李，回乡下去了。他宁愿种地，也不愿踏进澡堂一步，澡堂是他的伤心之地。